

红高粱： 辽北习俗

韩雪峰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序 言

乌丙安

近年来我国地域文化的研究已形成热潮，这无疑是对中华本土文化全面纵深研究的一种积极的势头。但是，统观有关研究成果，大多是地方古史文化的专述或以民族为区别的文化论析，很少有以各地生态条件为基础，以产业形态为根据的文化根基性探索。因此，偏重以历史传统与民族传统为主题的文化研究，又难以说清以地缘为特征的本土文化性格。这不能不说是当前我国地域文化研究的薄弱环节。

近现代发展起来的文化人类学的产食传播理论，在探索人类各地各种产食活动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比如，文化人类学在严格调查了采集、狩猎、捕捞、畜牧、农耕等多种产食的产业形态及其发展进程后，解析了人类社会变迁及人口分布发展的规律；说明了大河流域的文化摇篮意义；发现了最先繁荣起来的产食文化——新石器文明；论证了越来越精密的农耕文化所创造的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各地区文明（如古印度、古埃及文明）等等。人类学对农耕种植等产食活动的研究确证了这些活动是变革人类生活方式及导致民俗文化变迁的基本原因。人类学田野作业的无数证据显示：精耕细作的农业种植和粮谷的丰收形成了复杂多样的民俗文化层，同时促使人口激增发展成了一个个壮观的古文明中心，以致到近现代许多国家和地区

依然保持着许多古老的传统文化及生活方式。

文化人类学的成果引导了当代本土文化的探索。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基辛父子(F·M·基辛和R·M·基辛)在二十年前出版了三部里程碑式的名著,精辟地论述了文化存在发展的时空特征及文化积累成长的过程。其中,在探究产食传播理论时,明明白白地论析了黄河流域兴起的迅速展现的古代文明,而且还指出“中国很可能不只是种植小米的发源地,而且也很可能是种植高粱和麻的最早地区,这些都已经从某些古文化遗址中被发现了。”(见R·M·基辛著《Cultural Anthropology—Contemporart Perspective》)可见,中国做为古代杂粮栽培型的产食基地所创立的壮丽文化是举世公认的。随着辽宁红山文化的被发现,探索中国文化,包括中国东北地域文化的努力就更有了最充分的根据。

可见,从探索我国东北地区产食活动的视角着眼,研究东北地域文化便成为必不可少的重要课题。东北地区的农耕分布区主要在松辽平原及其周边的丘陵和河谷地带。到农耕作物发展较完备的近现代,这里已经有了十分典型的全面的杂粮栽培型农业特点,那就是种植作物种类已经稳定在五大类为主的格局上;其中,除了油料作物的大豆占较大比重外,粮谷作物的比例顺序是高粱、谷子、玉米、水稻,外加小、大麦、黍、荞麦等。高粱的种植面积及其产量在东北全境早已遥遥领先于其它作物,成为压倒一切的“主粮”。民间流行的农谚中有“十粱九米、二谷一米”之说,用来证明等量的高粱和谷子,脱壳后的高粱米(俗称秣米)远比小米多出40%。到本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高粱的种植面积几乎接近其它粮谷作物种植面积的总和;高粱的产量也高居所有粮食总产的一半。高粮在东北的产食发

展史上占据了很长的主粮统治时期，东北的土著农耕民和大量“闯关东”移入的农耕民创造了以红高粱为中心的丰富多彩的本土文化，紧密地伴随着东北各族人民的民俗生活发展到今天，几乎家家户户人人都离不开有关红高粱的文化事象，使红高粱成为东北村屯民众生活的鲜明主题。

高粱的生产，影响了东北农家的饮食、服饰、居住等日常生活方式。早在《奉天通志》中就记载着：“春、夏、秋从事农作，每日三餐。晨、午多食高粱米，通称曰‘秫米’。《海城县志》记“邑人最普通之食料为‘秫米’，俗呼‘高粱米’”。《兴京县志》有“县民普通民食，以秫米为大宗”的记述。《庄河县志》更写道：“农民以高粱米为唯一食品，不少变换。”吉林省的许多县志也有“饮食单俭，以秫米为常食”和“城市以秫米为常食”的记录。可以证明高粱米是东北第一食粮。在东北创造了有关高粱米面的多种吃法。秫米炒成的“糊米”熬煮成的“糊米茶”，是农家待客的常备热饮。用高粱酿制的各种醇香的酒类，更是农家御寒、城乡筵席必备的佳品。半熟的秫米糊状浆汁是东北农妇喂养婴儿代乳的“奶哺子”。高粱秸秆是东北农家煮饭取暖的烧柴。高粱杆的皮蔑编制的尖顶斗笠是夏季防雨防晒的草帽。编制的“炕席”既是火炕上必用的铺席，又是修造棚户、婚葬礼棚的多功能用品。据调查会编席的人约占东北全境农民的1/3。秫秸秆编笆成篱是建房围圈庭院的不可或缺之物。其它如扫除用的笤帚，炊事用的刷帚，盖缸锅的盖帘，盛烟草的筐箩、蒸饭蒸面食的蒸帘，架在墙上放物件的隔帘，收藏蔬菜的菜窖棚顶，扣盖酱缸的“酱斗子”，囤积粮食的“茨子”，东北大车上运送粪肥的“粪帘子”，以及供农家儿童游戏用的许多种玩具等等，无一不是用高粱秸秆制成的。

4 红高粱：辽北习俗

高粱的产物与婚丧仪礼及民间祭祀仪礼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在东北多少代以来就是用高粱计价支付订娶新妇财礼的；至今中老年妇女大多能说出本人出嫁时是多少斗高粱的身价。婚礼中用粮豆“打熟”时，主要用的是红高粱。拜天地神案方斗中也盛满了“红粮”。丧葬礼不仅搭灵棚用秫秸，就是穷苦农民死后无棺木也多用秫秸或炕席殓尸。至于用秫秸杆扎制人、牛、房架，糊成纸俑焚祭亡人，更是普遍。在民间祭祀中高梁籽粒被奉为神物，可做驱邪除祟的法物。汉族祭祖“烧香”仪式，或称“跳堂神”，要铺新席，要树立用两根长秫秸制成的“花红神竿”，做为降神所在享祭。农历二月初一“中和节”，初二“龙抬头”，农家都举行“引龙”仪式，将烧过的秫秸灰从室内连撒到庭院，撒成大圆圈，再撒出大门外，直至井堰为止，俗称“撒灰圈”，以祈求雨水调和，粮食满囤。此外还有诸多利用高粱产物做祭祀道具的风俗。

总之在很长的东北民俗文化史中，农家时时处处人人都离不开多彩多姿的以红高粱为主题的民俗事象。也可以说以红高粱为主题的民俗文化历史时期，可称之为“红粮时代”，这个时代，曾经发展了独具东北特色的辉煌的民俗文化，很值得大书特书。如今，红高粱的文化主题影响正在受到现代化的猛烈冲激。随着饮食的结构性变化和产业的革新和生产力的发展，以红高粱为代表的“红粮时代”迅速经过以玉米为代表的“黄粮时代”向以东北优质大米为代表的“白粮时代”过渡。东北人在红高粱文化的逐渐淡化中，目前还眷恋着高粱米的余香和回味质朴的红高粱产物的原生态价值，向现代化走去。红高粱文化遗留下来的“红粮时代”影响正在东北农民难以割舍的关注下，渐渐地退出文化历史舞台。

就在这种历史与文化转型的当口，独具慧眼的民俗文化研究者韩雪峰女士历经艰辛出版了这部《红高粱：辽北习俗》。她抓住了东北农耕民俗文化最鲜明、最鲜活的主题，论证了红高粱的种植历史及其在辽北大地上的重大文化影响。本书资料之翔实、记述之细微，调查所得之丰富，评论分析之精到，都是突出的。这当然是和作者近几年致力于民俗文化的研究分不开的。她早在辽宁大学攻读民俗学方向硕士学位的民俗学原理和文化人类学课程时，便率先提出以哺育她成长的辽北红高粱产食文化为出发点，集中精力对本土文化根基做出研究的计划。如今，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把成果奉献给读者，值得庆贺！至于本书中所涉及的许多文化史的疑点、难点和不解之谜，还有待于学术界展开有益的讨论。我相信这部具有开创、探索意义的著作，一定会对东北地域文化的多角度研究产生很好的影响；它的出版也一定会对同学科或相邻学科产生某种震动效应。

一九九五年中秋

目 录

序 言	乌丙安 1
-----------	-------

第一卷 源流篇

一 稷到红高粱的流变	1
1 稷与红高粱之争	1
2 稷向红高粱的过渡	4
二 红高粱神族	11
1 男族	11
2 女族	20
3 男女两系神	36
三 红高粱崇拜的成因	38
1 红高粱与太阳之精	41
2 红高粱与火的亲情	42
3 红高粱与血液的近缘	42
4 红高粱与红色崇拜	44

第二卷 农耕篇

1 育种	47
2 择田	49
3 施肥	50

2 红高粱：辽北习俗

4	开犁·····	54
5	播种·····	56
6	耕耘·····	59
7	防治病虫害·····	61
8	收获·····	62
9	选种·····	68
10	贮藏·····	70
11	交易与红高粱·····	73

第三卷 建屋篇

1	择宅相地与起土动工·····	77
2	竖柱上梁·····	80
3	盖屋合脊·····	92
4	迁徙入宅·····	93
5	糊棚·····	94
6	简易墙·····	94
7	高粱挠儿的妙用·····	95
8	窖棚·····	95
9	封山走埽的高粱茬·····	96

第四卷 饮食篇

一	饮俗·····	98
1	红高粱酒的传说与酒神·····	98

2	红高粱酒的起源	103
3	红高粱酒在辽北人民的生活中	105
二	食俗	118
1	高粱米	118
2	高粱米面	123
3	乌米	131
4	甜杆	132
三	秫秸与豆制品	132
1	豆腐	133
2	大酱	133

第五卷 游艺篇

一	工艺	135
1	扎风筝与放风筝	135
2	鸟笼	139
3	灯笼	140
4	烟烟笼	141
5	风车	142
6	各式工艺品	142
二	游戏与玩具	143
1	斗蛐蛐	143
2	打花棍	144
3	打箭杆儿梆梆	145
4	骑马比赛	145

4 红高粱：辽北习俗

5	眼镜	146
6	葫芦	146
7	西瓜	146
8	栏栅	147
9	牛 马 羊	147
10	鸡 狗 鸟	147
11	小人儿	147
12	各式小车	148
13	枪支	148
14	蜻蜓网	148
15	弓箭	149
三	赌具	149
1	色子	149
2	三十七门会	151
四	技艺	152
1	盖帘	152
2	蒸帘	152
3	席茨	153
4	锅盖	153
5	酱斗篷	153
6	斗笠	154
7	篱	155
8	架材	157
9	窗帘与糊窗	157
10	糖葫芦把子	159

11 草人	160
-------------	-----

第六卷 诞生篇

1 炕席和产床	161
2 产具	164
3 五谷草	165
4 难产	165
5 割脐带	166
6 高粱灰育儿	167
7 枕粮仓与铺富贵	171
8 公子箭	172
9 捂风水	173
10 奶铺子	174
11 锁乳与还乳	175
12 烧替身儿	177
13 收魂	177
14 断乳	178

第七卷 婚嫁篇

一 红高粱在初婚习俗中	180
1 喜棚	180
2 车棚与灯笼	182
3 箭射喜车	183

6 红高粱：辽北习俗

4	打熬	184
5	红高粱茶	185
6	红高粱斗和“跨马鞍”	186
7	保命粮	188
8	铺红高粱席	188
9	蹬红高粱口袋	189
10	撒帐	189
11	拜祖先	190
12	扫床与铺床	192
二	红高粱在其它婚俗中	194
1	再婚与红高粱	194
2	净身	195
3	抱孤树	195
4	绝前缘	196
5	冥婚	196
6	买卖婚	199
7	招养夫婚	199
8	童养媳	200
9	子嗣过继	200

第八卷 丧葬篇

1	指路杆	202
2	寿服和蒙脸巾	207
3	停尸床	209

4	压口钱 压心盅	210
5	领魂鸡和长明灯	212
6	倒头饭	213
7	报庙	214
8	打墓择地	214
9	棺槨和灵棚	218
10	纸扎	220
11	引魂杆	226
12	遮阳席	227
13	开光棒	227
14	送行	229
15	辞灵摆祭	230
16	哭十八场	231
17	打扣	232
18	引魂幡	233
19	高粱灰 红高粱和盖棺席	235
20	打殃	236
21	睁眼饭	236
22	圆坟	237
23	上望	238
24	三七和五七	239
25	非正常死亡习俗	240

第九卷 岁时篇

1	腊八与箭杆儿穗及高粱米粥	244
2	祭灶	248
3	扫尘日	254
4	接年福	258
5	杀年肉	259
6	铺新席	260
7	蒸馒头和贴道酉	267
8	除夕	271
9	大年初一	283
10	长寿糕	285
11	接灾蒿姑姑	286
12	元宵节	291
13	填仓节	307
14	龙抬头	309
15	端午节	311
16	盂兰盆会造法船	317
附录一	红高粱的称谓	320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	323
后 记		325

第一卷 源流篇

说到红高粱的起源，得先从古代的“稷”谈起。

“稷”在夏商周时期被作为最重要的大神尊奉。尤其周代，崇稷之风盛行，人们将“稷”供为自己的祖先而顶礼膜拜，其崇尚渊源之久可想而知。实际上“稷”就是红高粱，要想证明这一点，首先从历史学角度考考她的因果。

一、稷到红高粱的流变

1. 稷与红高粱之争

几千年来，红高粱名称一案始终悬而未结，夸张一点说其雅号俗名多得船载车装，难免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当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据。笔者以为历代学者的论证多数都有道理，但不能单纯片面地将红高粱名称划定在哪个区域内。

我们先从元朝王桢的“蜀黍，一名高粱，一名蜀黍”入手，理出被今日大一统称之为红高粱的这种农作物的历史线头儿。这是我国历史典籍中关于红高粱的较早记录，由此前寻，蜀黍一词还见于七世纪陆德明的《尔雅释文》和三世纪张华的《博物志》。再往上溯，高粱和蜀黍的名字就无经传了。据此，一些外国洋专家和国内部分学者都说中国的高粱是非洲的进口货，也有少数学者认为高粱系我国土产。直到一九五五年以后，我

国陆续出土了一批高粱文物，高粱原产于中国之说才略渐明晰。

首先是辽宁辽阳三道壕遗址，其次是河南洛阳烧沟遗址和陕西省西安市西郊建筑遗址，其中均发现了西汉时期的炭化高粱粒及高粱秆。一九五五年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市庄村又发掘出战国时期的高粱。四年以后，江苏省新沂县三里墩西周遗址中也传来了发现炭化高粱秆和高粱叶的消息。当时有的学者推测：高粱在西周到西汉这一段时期，已经在辽宁、河北、陕西和江苏等地广泛栽培。这一观点又被辽宁大连甘井子遗址出土的炭化高粱粒进一步验证。一九八七年在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大嘴子遗址上层一座圆形半地穴房址中，发现六罐谷物，有关专家于一九九一年用C₁₄测定，其中三罐为高粱籽实，距今已有三千年的历史。我国著名农史学家游修龄教授说：这里出土的红高粱将东北地区种植红高粱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千年。这证明在西周时期，东北地区也已有红高粱作物的栽培。不止于此，一九七二年河南郑洲东北郊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的高粱粒和中国科学院遗传所教授李璠先生在甘肃民乐东灰山遗址中发现的炭化高粱粒，距今都已有五千余年的历史。这无疑证明了中国种植红高粱的历史可以远溯到新石器时代。

高粱外来之说主要是因为我国早期古籍中没提到高粱或蜀黍一词，但依据以上考古资料来看，高粱在我国古代另有名称勿庸置疑。这里，将我国自文字记载以来关于“稷”和有关她的部分争议列叙如下：

甲骨文中“稷”字出现四十余次。

《山海经·海内经》云：“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郭璞注曰：“言味好皆滑如膏。《外传》曰：‘膏粱之子，菽豆粱粟也。’”郝懿行云：“赵岐注孟子云：‘膏粱，细粟如膏者也。’”

郭注味好，《藏经》本作好米。又引《外传》膏粱之子，《晋语》作膏粱之性，与此异义，所未详。”珂案：郭注膏粱之子，王念孙校改粱作粱。〔1〕

《诗经·王风·黍离》曰：“彼黍离离，彼稷之苗。”朱熹集传：“黍，谷名。苗似芦，高丈余”。稷，亦谷也，一名稷。

《周礼·大宰》曰：“九谷先稷秫。”

《孟子》云：“膏粱，细粟如膏者也。”

《左传·桓三年》孔疏引舍人曰：“稷，粟也。”

《国语·晋语》韦昭注：“稷，粱也。”

《尔雅·释草》曰：“粱，稷。”郭注：今江东呼粟为粱。

《齐民要术》引孙炎语：“稷，粟。”

《礼记·月令》曰：“凡祭宗庙之礼黍曰苽合，粱曰苽其，稷曰明粱，稻曰嘉蔬。”

《礼记·月令·孟春》曰：“首种不入。”注引旧说，“以首种为稷也。”

《广雅·释草》曰：“稷穰谓之稻。”王念孙疏证：“稷，今人谓之高粱。高粱之种，先于诸谷。”

《本草》陶弘景注：“汜胜之种植书无稷，有粱，是秫。”

《本草》唐苏恭云：“稷即穰。”

清程瑶田《九谷考》云：“稷，耆大名也，黏者为秫，北方谓之高粱，或谓之红粱。通谓之秫。秫盖穰之类，而高大似芦。”

《奉天通志·物产志》云：“稷即高粱。又有蜀黍、蜀秫、芦穰、芦粟、木稷、荻粱诸名，西汉以后均误为粱，唐苏恭《本草》又误为穰。”“诸谷惟高粱最高大，而又先种，谓之‘五谷

〔1〕 袁珂《山海经校注》446页。